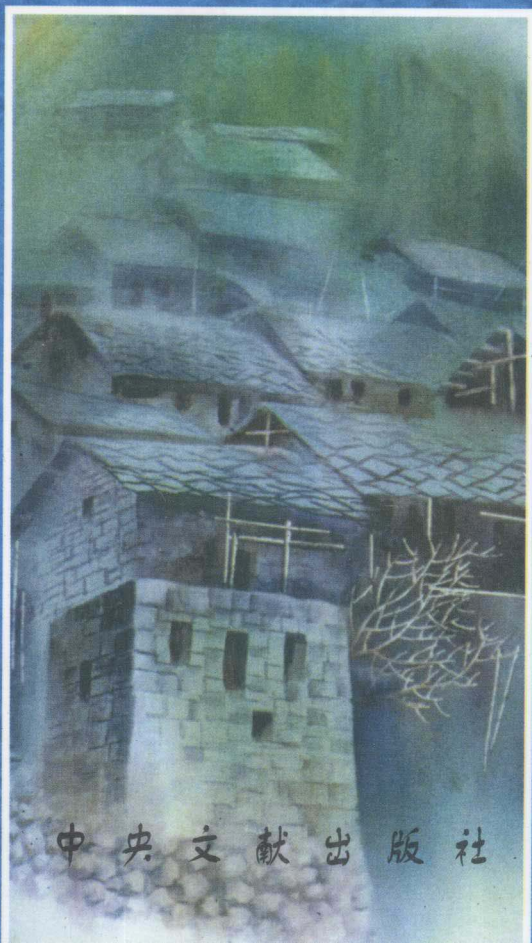


九层岩

陇山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九层岩

陇山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层岩/陇山著.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4

(世纪文献文丛)

ISBN 7-5073-0832-4

I. 九… II. 陇… III. 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F24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5617 号

九层岩

作 者: 陇 山

责任编辑: 刘庆旻

封面设计: 刘国旭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码: 10001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9 印张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73-0832-4/0.51

定 价: 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主要人物

安大汉——九层岩民团队长，土匪，传奇人物。

陇指挥——九层岩彝族官家，抗日滇将。

陇元——九层岩彝族地主，慈善人。

龙阿婆——安大汉妻子。

马秀秀——安大汉情人，安毛福之母，特殊女人。

罗伯摩——九层岩阴阳先生，彝族文化人。

龙阿普——九层岩彝族长老，地主。

玛丽娅——英国牧师，诺伯之妻，安大汉情人。

李花么——燕子山贫协代表，安大汉情人。

陇坤——陇指挥之弟，台胞。

范大用——九层岩人，官做河曲公社书记、河曲区区长。

范六耳——九层岩人，九层岩村会计，九层岩乡乡长。

郭野猫——九层岩大队长。

龙九妹——龙阿普孙女，县委副书记之妻，县文化馆长。

龙大爹——九层岩彝族长老。

安毛福——安大汉之私生子，九层岩冶炼厂厂长。

禄青青——禄二哥禄二嫂之子，现代九层岩传奇人物。

陇维尚——陇元之孙，县委秘书科科长，河曲镇镇长候选人。

李玉山——现代九层岩基督教徒。

罗老七——罗伯摩侄子，九层岩冶炼厂办公室主任。

郭大飞——郭野猫之女，张知青的情人。

车荞花——刘五奶儿媳，范六耳老婆姑妈，范六耳情人。

黄老大——贫协代表黄干生之子，现代九层岩“原始人”。

第一章

—

九层岩的人们有这样的传说：九层岩远古为龙所主宰。作为主宰者的硕大而暴猛的龙不分白天黑夜欲所欲为地追捕着远远近近的飞禽走兽，美餐之后就踱到横夹在九层岩之间的七股水海饮狂喝，喝足吃饱它们便蜷卧在洞里或太阳光下酣畅美睡。但是因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导致的消化不良，便成天臭屁不断，响彻云霄的龙屁冲击并污染了九层岩周围的空气，被污染的空气氧分受到极大破坏，环境失衡，生态恶化，于是没有新鲜空气保障的龙们便窒息而痛苦地滚爬在磅礴的九层岩，最后象一堆堆乱石一样僵硬地死去……

九层岩的人还有这样的传说：龙群灭绝之后便是铺天盖地的洪水，洪水沉落后，作为西南高原腹地的九层岩才迎来从更高的山头走来的一群古夷人。后来，据传这群古夷人另一个支系入主中原取得成功，其子孙通过多年奋斗，形成了强大的部族。那里物产丰美，人和地灵，九层岩的人便成群集队的向中原迁徙；不过又经过很多很多年，一支在中原残酷的部族争战中失败的夷人又来到九层岩，其中最老的披着黑披风的长者站在白果树下，向男女老幼讲述着他们艰难的历史。夷人本是这世间最古老的部族，因为洪水大灾难，一部分入主中原，一部分南走极端，渡到东瀛海岛之外去了，但中原民族相互间的利益冲突，他们最后进入的这一支夷人便遭到追杀，不得已只有回到九层岩。然而如今九层岩已为苗人汉人回人占据，他们向披着黑披风的长者下了逐客令，请夷人们不要来抢他们的地盘。黑披风的夷人长者哈哈大笑，说谁抢谁的地盘，这九层岩本来就是我们先祖开辟的。后来双方僵持不下，一场恶斗正要开始。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拱出一个白胡子老人，他说九层岩本来是古夷人开掘的地方，证据就是

耸立在九层岩大弯子中的那棵白果树，白果树是夷人先祖迁出这里时所栽。白胡子老人并当众验证，要夷人的头目去咬白果树一口，出血则应证事实，不出血则九层岩属于苗汉回人。果然白果树被彝人头领咬出血来，汉人苗人们便让夷人重新落脚九层岩，并从此和夷人们敬仰起白果神树。

然而因为被追杀大伤了元气，又是其间被几招几出的打斗，（据传最后一次是和吴三桂的争杀），夷人们已经失去了往昔争强好胜的威风，他们老老实实落脚在九层岩，逐渐被汉化。就说陇禄安龙四家虽然一天天发达起来，但是某种避难的意识，他们的语言文字都只敢供藏起来，终于成了满口汉语不披披风的彝人。

二

每当朝霞和夕阳泼在九层岩上空的时候，九匹布满黄松的长岩蜿蜒奔驰，就象九条欲飞的大龙横阔在天体之下。倘若爬到对面的老包戛上，你就会为那一层一层龙般鲜活的岩体生出些胆颤心惊来，特别是夹淌在九层岩之间的七股水，在朝霞或夕阳中闪闪发光，好如九条巨龙吞吐舞动的银链，而分布在九层岩下大弯子里的房舍，夕阳中袅袅的炊烟，飘得说不尽的神秘和沧桑……

这是民国历史写得正火红的年月，西南腹地九层岩自然也正是火红的年岁。

天像被大麻袋罩住似的黑了，人们打着火把四面八方集中起来朝教堂走去。教堂就散立在白果神树左边的台阶上，牛角似向天伸着的教堂尖顶窗内亮着一盏马灯，那盏马灯忽闪忽闪，好象上帝在洞察世人的眼睛。陇指挥母亲安氏在家人的簇拥下离开她家庞大的四合院已来到教堂门口，她老人家并不急于进去，而是想起了关于教堂的事来——

都几十年了，九层岩在某一天来了四个红脸白毛的客人，他们自称是上帝的使者，是英国的牧师，他们要在九层岩讲传耶稣基督的《圣经》，要救助这一方已被尘世的污垢所侵蚀的灵魂。最初九层岩的

人们都揣着怀疑的眼睛对着这四个天外来客，作为主宰九层岩整体事务的彝家头领陇氏甚至要杀死这几个阴阳怪气的家伙，然而他们一住两年，不仅不做坏事，而且医治好了九层岩的许多毛病患者。更为奇怪的是，他们说天下神圣一家，九层岩的白果神树也是上帝之树，并于某个礼拜日，当着九层岩的彝汉苗回人，在白果神树下做弥撒，并请白果树降福给九层岩的人们，果然傍晚时分，白果树上栖息了成千上万的飞鸟，这些鸟一片片衔下白果树叶递到人们手上，四个牧师说这是上帝的恩赐，所有鸟衔下的树叶都是能治百病的妙药。这样，九层岩人终于信服四个牧师，陇禄安龙四家有钱人出面捐钱，按四个牧师的设计修起了如今的教堂。教堂修起之后九层岩的彝汉苗人，一批批接受牧师的洗礼，都成了虔诚教徒。后来有两个年纪老的牧师死了，坟就埋在九层岩，另外两个离开九层岩后，重新来了两个年纪轻的，也就是现在主持教堂的诺伯和玛丽娅夫妇。

安氏信马由疆地想着这些事时，就坐到教堂里了，诺伯身穿黑色长衣，正在讲耶稣之父耶和華救难东方的经文，完毕，他长拖拖地叫道：阿门，我主——丰满年轻的玛丽娅便领头唱道：我想起我主耶稣

“我想起我主耶稣，他有名节和荣耀……”

深沉雄厚的歌唱被几百人的喉咙拉开，整个九层岩回荡着神圣的声音。

三

母亲禄氏和妻子龙氏去做礼拜之后，安大汉就悠闲地擦起他的火枪和梭镖。在如今九层岩，人们敬仰的人就是陇指挥和安大汉，陇指挥青年时在云南读讲武堂，现在是云南王龙云的一个团长，九层岩的人们称他为指挥官，当然陇指挥的威望还在他整个家业的富足和对穷人的救助上，整个九层岩，不管彝汉苗回，谁没有米下锅到他家都会得到帮助，他的父亲是有名的陇善人，仙逝的时候整个九层岩的人都为之戴孝，而现在他的母亲安氏和大兄弟陇元也是颇有慈善之

心的人，他们家的好名声自然更使陇指挥声名远播。安大汉才二十余岁，人长得高大英俊，在大街上一站就象一棵标致的旗杆，他是陇指挥的表兄弟，妻子是龙家的四小姐，加之他力大无穷，曾一天杀死过七条野狗（狼），对九层岩人又礼义周全，人们自然敬重他，尤其是年轻人，大多听他的调动。可惜是结婚几年了龙氏还未生育，但罗伯摩（有文化的彝族先生，也称罗阴阳）给他算过命，说他会绝后，而且他的儿子以后还是大贵人。安大汉自然对这些不感兴趣，现在他关心的是火枪和梭镖的问题，他一遍又一遍地擦着枪柄，想象着和陇指挥去投军的事体，可是对门教堂的歌声拼命向他耳朵涌来，使他一下子莫名其妙的躁动不已，按说他不相信什么上帝神圣，但母亲和妻子信那东西，他也懒得去说服别人，何况有一点，长得高大壮实的牧师玛丽娅曾为他治过伤口，这使他不得不有点感恩。

擦毕火枪和梭镖，安大汉听到野狗的嚎叫，这些年来，九层岩日子还算过得去，但不知怎的野狗泛滥起来，一茬一茬的活动在九层岩山林里，人们在山地里劳动也必须结伴而行。这样安大汉就想到住在老包上的表哥禄老奇，自从舅舅舅母去世后，表哥禄老奇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几亩地为了埋葬二老卖去一半，剩下的三四亩地也请不起长工，是表哥自己耕种收获。更为可怜的是禄老奇老实巴叉，人过三十无法娶妻，孤苦伶仃地守着老人们留给他的三间木板房，而他房舍又偏僻，野狗的威胁日夜包围着他。这样一想安大汉就不得不挎上火枪提着梭镖出门朝老包上走去。天麻麻沙沙的，安大汉象一尾鲜活的鱼游动在夜中，他想起去年某一天连连杀死七条野狗的历险，手里的感觉就痒酥酥的，而心里也油然升起一种欲所欲为的快感，梭镖进入野狗体内的那种快感一直使他怀念，老实说和妻子做那回事时还找不到那种通体的舒服。

禄老奇没有加入基督教，自然就和罗伯摩摆得拢。这时在他暗红的豆油灯下，罗伯摩正给他讲九层岩的传奇，罗伯摩那一撮山羊胡子一抖一抖的，话就从胡子里抖出来，你不知道，我们彝家就是太直了一点，就说和吴三桂的争斗，那也仅仅是被朝廷利用而已，更何况吴

三桂和朝廷的争斗关你九层岩彝人的什么相干?惨啊,被杀得血流成河,连九层岩都差点回不来了,现在的龙云啊,我算过彝族先天八卦,不要看他占据着云南,最终也成不了天命主子的……你老人家乱说什么啊!安大汉的出现打断了罗伯摩的话头,罗伯摩有些谦恭地起身欢迎安大汉。你老人家快坐好!安大汉连忙让罗伯摩坐下来,因为按辈份,罗伯摩在九层岩是最老的,加之他通彝文晓汉学,九层岩的人或多或少都读过他家祖传私学,所以人们都尊称他“老人家”。

他们三人围住煤炉,罗伯摩已改变了话题谈起了禄老奇的悲凉,罗伯摩的话语翻猪肠子似的渐渐捏出头来了——

“大汉啊,你奇哥人老实,现在最亲的只有你妈一个姑妈,你要想办法帮助他找个女人啊!”

“老人家啊,找女人不是揪只岩羊杀条野狗,上山苦一天就行。奇哥,你说是不是!”

“哼——”禄老奇懵懵懂懂的回答使他模样越加呆板和憨厚,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安大汉,仿佛安大汉母亲养喂着的那只憨包母鸡。

野狗哀嚎的声音又从远处的山里传来,安大汉细微地发觉禄老奇打了一个冷噤。

安大汉看着禄老奇的可怜兮兮,回味着罗伯摩让他给禄老奇找女人的话,再想起母亲几次给他提起抢也要帮禄老奇抢个媳妇的要求,他的心里便像有个耗子瞎蹦蹦似地跳开了。

罗伯摩喝茶咂出的声音很响,有一片黑色的茶叶在他唇边停着,被他一卷舌就吞了下肚,安大汉挺有意思地瞧了一眼表哥禄老奇,内心便有浑吞茶叶的念头产生。

四

春天象件彝家姑娘挑花绣云的花衣服,飘飘然然的就来到九层岩。遍山遍岩点点丛丛的杜鹃花开了,沟沟坎坎上的草叶青了,清柔悠闲的春风吹来了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蝴蝶,这些斑斓的蝴蝶在野蜜蜂家蜜蜂的歌声中翩翩起舞,它们的舞蹈一忽儿在人家的园子里

一忽儿又搬到油菜花黄的地坝中，令人有些眼花缭乱的感觉……

九层岩塑成的龙型山体，在春天阳光的交织照射下肃穆而壮丽，尤其是奔跑在莽莽苍苍万亩黄松上唰唰的风声，给无人敢随便进入的九层岩箐林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安大汉和陇元一早就带着数十个弟兄，声势浩荡地来到河曲镇，迎接从云南回家探亲的陇指挥。

安大汉和陇元把弟兄们一字儿排在河曲镇街面上，乡长马秃子也就恭恭敬敬地带着乡公所的人来欢迎。弟兄们辛若了！马秃子的话有几分真实安大汉没有多想，安大汉只觉得这秃子矮矮胖胖，像一个圆圆的水桶，不应该当上乡长这个官职。按陇指挥的说法，现在是民国了，有本事的人就有用武之地。那么安大汉想河曲像马秃子这样的人就不能当乡长，这马秃子除了吃饭之外也许什么也没有别人强。

这样一想着时间就挺好混，安大汉站在队列的前边，挺出人头地的脸嘴一直忘不了胡思乱想。当然同时也有人在胡思乱想着他，比如马秃子马乡长，现在就考虑如何弄到他当护卫的事，而对面街口卖豆腐的张寡妇，就一直心上心下地看着铁塔样壮实的他。

一天的光阴好象这样瞎捉弄就算正经事了，僻僻咣咣一阵鞭炮声，大富人河曲家的队伍上街来了，河曲老三腰挂两把手枪，几十家丁都背着长枪火管，把九层岩的人显弱下去。狗日的，老子有一天要收拾你！安大汉心里狠狠地骂道。

再一阵炮响，一队军服威武的人马进入河曲镇，骑着高头大马的是陇指挥，他的旁边骑着马的是一个穿红绸子的女人，安大汉凭感觉猜出这就是陇指挥的昆明小老婆。

“指挥官好！”

“指挥官好！”

马秃子和河曲老三谦恭地向前施礼，陇指挥只在马上摇手答谢，这好像使河曲老三有些不舒服，所以当陇指挥跳下马走向九层岩的弟兄时，安大汉看见河曲老三挺阴毒地也了陇指挥一眼。

陇指挥在乡公所门口打发走县党部送他的几个人，又和马秃子

河曲老三使劲地握手，并谢绝马乡长的请饭，带着他的七个警卫和昆明小老婆同安大汉他们回九层岩了。

一个时辰的急走，陇指挥的马来到老包戛丫口，他家红砖碧瓦的四合院拱进眼睛，他跳将下马，和陇元并肩走着谈起家庭中的事。

见面就熟的陇指挥昆明小老婆也下马和安大汉走在一起，她象一只母猫那样娇声柔气地问安大汉这样那样，使安大汉觉得她不太象良家的女人。更使人怀疑的是她那把衣服顶得翘翘的奶子，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宛如一对发了疯的小羊羔。这对奶子并因此使安大汉想起九层岩教堂的牧师玛丽娅，那外国红头发女人也长期炫耀着一对坚挺的大奶，当然有味的是，玛丽娅长得高大，那对奶子有般配的身材；而陇指挥昆明小老婆的奶子，却因为人身材娇小而显得不合谱。安大汉由此想起自己的女人龙氏秕谷般瘦小的乳房，内心便有犯罪的念头滋生。

“阿妈！”

陇指挥在进庞大的四合院大门时遇上母亲，他呼叫了一声就要下跪，安氏扶起了他，龙阿普也随着说：贵人了，有孝道就行，大礼免了。

“阿普好！”

陇指挥回头向龙阿普点头，龙阿普的烟杆淌出的烟雾把他的笑脸夸张地拉开了。

三声枪响，陇家大院便集中了九层岩彝苗回数百个老老少少，人们以一睹九层岩的英雄为光荣，和陇家有亲戚关系的孩子们，想方设法向陇指挥靠近，要一摸他腰间的短枪为快。

这一天九层岩的人们放弃了所有的活路，都来问陇指挥家需要什么帮忙。安大汉忙着安排七个卫兵的食宿，然后又忙着找借口去会陇指挥。

然而一直到晚上陇指挥才招见安大汉，当着陇指挥兄弟陇元和陇坤，陇指挥谈了许多许多心里的话语。

“大汉，你不要怪我不讲信义，这一次我还是不能带你走。你要留

下来把持九层岩，我决定给陇元你们二十条枪搞民团，名为抗匪，实为保护九层岩。”

“大汉兄弟，如今时局混乱不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就是我们滇军也受人摆布，我受命不饶人，九层岩我们几家亲戚已走下坡路，陇元人老好善良，现在人们是看在我头上不动陇家，所以只有你大汉能守住九层岩彝家的根基。我让你搞民团，管好九层岩的青年小伙，防止外来兵匪的黑心。大汉兄弟，你人善武精明，以后的九层岩拜托你了。我在外从军受命，身手性命都不自由，这里的三亲六戚以后你要多照顾。钱粮的事情找陇元，族中的事体多问龙阿普老人，过几天我走时再找你详谈一次。”

陇指挥的谈话使安大汉有些感觉不好，怎么一个指挥官大男人谈话忧忧虑虑，不过安大汉是明白人，所谓搞民团的事他也多少懂一些世风的可恶和陇指挥的苦心。因此当他离开陇家大院向自家瓦房走去时，有些冰冷的春夜让他粗壮的躯体连连打了几个颤抖。

五

七声炮响，九层岩从睡梦中被拉醒来。随着牛角号的鸣奏，陇家四合院长蛇阵似的人马向弯子里的白果神树走去。

天像一层层刮去污垢和毛色的大肥猪，丰丰厚厚地白亮开来，在白果树下临时烧燃的柴火伸吐着红红绿绿的焰苗，柴火上烧着的清水，吱吱吱吱地冒出了白烟。龙阿普穿着彝家的长衫，头包黑色的丝帕，丝帕上扎着坚硬的牛角，面对着庞大的白果神树，嘴里不休念念有词在香案以下，陇指挥鲜艳的军装之外披了件黑色的披风，虔诚地跪着，任凭龙阿普的祈祷和不时把手里木碗中的咂酒挑撒在他的身上。

白果神树下面云集了数百人，连牧师玛丽娅也站到了人群中，她向身边的人不断问这问那，当她知道是陇指挥祭拜先人和神树时，她也很那么回事地默头祷告起来。

天完全大亮了，随着龙阿普祈祷完毕，杀猪宰羊的刀斧手便将猪

羊推上案桌，几声撕破山体的嚎叫后，龙阿普使用木盆端着热血绕着神树走了一圈，陇指挥站起身来，肃穆地围着神树走了三转，然后才落座到人们早已备好的一个竹藤椅上。

“陇先生，你好！”玛丽娅向陇指挥走来，她黑色丝质的长袍把她打扮得象个彝家妇女，陇指挥站起身，向她伸出手去，“玛牧师好！”陇指挥的手握住她手的瞬间，想起了几年前第一次见玛丽娅时，她生硬的汉语和泉水般清亮汪汪的大眼睛，而现在已熟练地使用九层岩的语言了，内心自然升起了亲切的感情。

玛丽娅转身走向陇指挥母亲安氏那边，在安大汉身边经过时，陇指挥发现她几乎有安大汉的耳朵高，那么她比自己也许还要略高一点，陇指挥想着就有某种惭愧。

龙阿普做完祭拜礼仪，又等猪羊回熟才打道回陇家，时间已溜到中午，陇家大院已摆出桌凳，未开宴席之前，陇指挥对着上千的九层岩人声如洪钟地说开了话：

“各位乡亲，各位亲戚，我陇某人仰仗九层岩的福在外面做事，对大家没有积什么功德。陇家在九层岩全靠大家抬举，今天我以酒代罚向大家赔罪了！”喝下一碗酒又说，“各位乡亲各位亲戚，以后大家租种我陇家的土地，收成好时就交点租子，收成不好实在交不起就不交了！”说到这里人们打锣似地拍起手来，然后是蜂子朝王般议论开，陇指挥清了清喉咙又说道，“我今天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保卫九层岩的安全，九层岩决定成立民团，有志保家卫乡的青年都可以加入民团，我决定由安大汉任民团队长，由陇元总理民团事务。”又是一阵欢呼声，陇指挥更加豪情满怀地说：“现在我陇家请大家吃一顿饭，酒是我们彝家的咂酒，各位汉家苗家回家大哥，有请了！”陇指挥踩了个半跪，算是大礼，人们便分头入席。

这是一个在九层岩风光无比的日子，陇家大院中午开席，一直摆到深夜，有心计的人曾算出这一天共摆了一百二十桌酒席。

陇指挥是个细心的人，酒席中他向母亲提起叫人去请牧师诺伯和玛丽娅的事，母亲说牧师是忌讳吃祭佛献神之类物什的，陇指挥于

是就打发家丁给两个牧师送去自己从昆明带来的点心。

六

在安大汉后来的回忆中，这一天是他生命中最有趣的日子，一大早他叫上十多个精壮青年，陪同陇指挥和七个警卫，唤上九条追山狗，来到很难冒险进入的九层岩。天是那样的蓝，而九层岩簏林里是那样的阴森，九条追山狗为他们一队人马开路，汪汪汪汪的叫声叫得人心不踏实。遗憾的是忙了一个早上，除了偶尔在头上树梢飞插的野鸡，什么猎物也没有遇上。陇指挥是打算弄几条野狗皮去做件大衣，可是连野狗的影子也遇不着。这样就当做游山玩水混了一个上午，疲惫饥饿的二十多个人来到岩嘴上的一沓平地，坐下生火烤带来的羊腿和猪腿吃。

然而正当他们吃饱躺在地上休息的时候，追山狗一条胜似一条哀嚎般叫了起来，大猎物出现了，大家马上进入紧张状态，各人找路子寻找目标。安大汉和两个警卫兵跟着陇指挥冲出丛林时，刚好看准一庞然大物正凶猛地反追猎狗，“豹子！”安大汉边叫着边举起火枪，但不待安大汉扳动枪机，陇指挥已从一个警卫手里接过步枪放出子弹，“中了！中了！”安大汉和两个卫兵赞赏着陇指挥的枪法，欢呼着向豹子倒地的山腰跑去……

想不到的事情终于摆在人们面前，亲眼看见猎物倒下的地方有一潭血，但是猎物却没有了。人们四处寻找，奇怪的是血迹并没有离开倒下的位置一步。如果猎物带伤逃跑，应该有血迹，如果猎物没被打中，就不应该亲眼看见，更不应该有一潭血。大家围拢来议论纷纷，九条追山狗也围拢来都夹着尾巴，并不再去寻找新的猎物。

那时天空有一朵红色的云飘到人们的头上，宛若一把极大的花伞，遮住了太阳温暖的映照，陇指挥有些不太趣味地叫人们打道回府，而安大汉却觉得这些事情发生得实在有趣，他们的队伍在灿烂的阳光下脚步声此起彼伏，看着陇指挥沉闷发青的脸色，安大汉叫汉子们唱起了山歌：

(哎哈——)不真哥来麻织多

燕子飞过九层岩

白纸装烟哥吃过

真情少来假义多(哎哈——)

粗犷豪放的歌声碰撞在山谷中，肆无忌惮的回应像遍山都是羊叫，陇指挥沉重地走在山歌里，他内心突然觉得好孤独好空虚。

也许是歌声的惊吓，倏的一闪，前面的丛林里跑出了一头黄羊，追山狗们疯了似地赶上去，大队人马也急着转身，沿来路追回。

砰砰——好多的枪响似乎都无济于事，这只矫健的黄羊好像是懂得子弹的良心怎的，一腾一挪，它的一根毫毛都没被伤着。叫人更失望的是，在流水修修丛林幽幽的那一段，黄羊一下子失踪了，追山狗们围着一个山包转圈圈，远远看去，它们象一些被奇怪的力量牵着鼻子画圆的动点。

安大汉很不情愿地看着陇指挥摇头……

七

安大汉的威名在九层岩周围空前的高涨。自从那天他送陇指挥回云南，陇指挥领他到乡公所马秃子那里盖章成立九层岩民团之后，安大汉就是响当当的队长。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英俊高大的安大汉从此得到陇指挥赠予的两只二十响匣子枪，而且九层岩民团有七支象模象样的军用步枪，这样自愿接受安大汉领导的百来个人几十条火枪七支步枪，在河曲镇周围就算大名堂了，所以安大汉自然威风一时。

这天春雨绵绵，安大汉和陇元一边喝茶一边谈论着民团的事体，间隙有人提到罗伯摩近来的行踪，陇元因此就说这罗老者我大哥回来怎么一直不露面，安大汉接着也觉奇怪无比，按道理罗伯摩应该出来贺一贺荣耀还乡的陇指挥，虽然自从陇指挥父亲仙逝以后其母安氏等家人都皈依了基督耶稣，陇家有些冷落罗伯摩，但是罗伯摩是彝人中知书达礼的人，应该不会这么小心眼。

安大汉就带着这个和陇元喝茶时想起的谜团找到禄老奇，想不到喻声喻气的禄老奇一盆冷水淋来似地说：什么？罗伯摩老者说陇指挥今年有天灾人命！

安大汉想起九层岩的靠山陇指挥万一真有不幸的事情，便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太重。

回到自己的家里，母亲和妻子都在火炉边等着他。

“大汉，我看这个民团队长你还是不要当了！”母亲的劝戒突然让安大汉觉得好笑，他有些嬉皮笑脸地说：“阿妈，我不当谁当呢？”

“惹祸的包包啊！”

“怕啥？”

……禄氏看自己无法劝阻安大汉了，便重新语重心长地说：

“大汉，你信服上帝耶稣算了，四妹是教徒，一家人不能各走各的道，再说，都皈依基督了，上帝才会赐子降福于你们。”

安大汉今晚一下子发觉母亲的罗嗦，他本想不理睬母亲的话语，但看着妻子听了母亲赐子降福的话后脸瞬间猪肝似红起来，他便阴阳阳地说：

“阿妈，我生来不是善人，耶稣要求人不杀生不逞强的事我真的怕办不到，何况我信了教，以后野狗再反起来，我们大家不被它吃了？”

母亲实在说不过他，便赌气地说：“我不跟你斗嘴劲！”然后自个儿进里屋睡觉去了。妻子服侍他洗了脚，也象个母猫似悄悄地回厢房去了。安大汉开开大门来到侧边园子栅栏处，天上冒出了几颗牛眼睛似的星星，他解开裤子撒了一泡尿，感觉寒夜挺不客气地使他打了一个尿急。

来到厢房的床边，妻子已睡进铺盖里，菜油灯隐隐约约地撩拨着他的欲望，想起母亲说赐子降福的话题，他倏地揭开花红的铺盖卷，妻子象个肥大的蚕，他猴急急地扑上去，这只肥大的蚕在他硕大的身子下仿佛收缩成一个小小的茧……

八

安大汉的九层岩民团势力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他们开始插手河曲镇周围商保事务，严重地威胁着河曲老三家商保方面的收入，自然使河曲老三象吃饭夹吞了耗子屎般难受。不过你难受归难受，九层岩人也要向外打地盘找银子，更何况游走在滇黔川三省交界区的商人，经过河曲镇一带久了，都已讨厌河曲老三家的卡压和扎毛子，因而轻而易举就接受了九层岩民团这些人直枪硬身穿长衫的彝家汉子的低价保送。

河曲老三憋尿般难受就生出了歪点子，他请人送信给安大汉，端午节请九层岩民团在百草坪玩一场羊把戏。

收到信时安大汉差点笑出声来，狗日的河曲老三在生意和威信上失败了，想在当人当众的花场上借玩把戏打打九层岩民团的威风，哼，你龟儿子做你的梦去吧！

光阴就像干河沟里的水，一截一截的就淌进砂泥里去了。端午这一天，安大汉命令民团的所有弟兄穿上青一色的黑色长衫，背上枪和梭镖，撵着七只黑毛山羊，浩浩荡荡地赶向百草坪。他自己和六个精壮的汉子，则披上彝家绣云桃花的披风，骑着七匹精神的黑马，老早就来到百草坪。

百草坪像一张硕大无比的羊毛毯子，开开阔阔地铺在保妥大山上，上面柔柔顺顺的上百种细花细草，让人一到这块毯子上就想打滚睡觉。安大汉的七人七马来到百草坪时，太阳正愤怒的撒开自己的爪子，已摆满山边山脚的人马牛羊和小贩小摊，给长年寂寞的百草坪敷上一层花花绿绿的喧哗。在山顶高大的树林里有女人尖声尖气发出的歌子——

小情哥来小情哥哎
路边凉水你莫乱喝
喝了凉水得错病哎
哪个服侍我小情哥